詩演義

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詩演義卷十一

明　梁寅　撰

祈父之什

祈父

軍士怨於久役而作也　傳曰舊序以為刺宣王之詩觀之詩文未見其必為宣王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三章皆賦也祈父司馬也掌封圻之兵甲故以是稱之其意曰我乃王左右爪牙勇士護衛王宮我之職也何為使我遠征而轉我於憂恤之地不得安居乎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爪士者爪牙之士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亶不聰言役使衛士又不令早還是誠不聰而無撫恤之恩也有母之尸饔尸主也饔熟食也言母不得

子之養自為飯食躬任薪水之勞也

白駒

惜賢者之去而留之不得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四章皆賦也皎皎白駒言賢者所乘之駒潔白可愛也食我場苗葢欲留賢者故託言駒食其苗而維之也以永今朝願其留而延於今日也所謂伊人於焉

逍遥伊人此人也言此人庶幾於此逍遥而不去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藿豆葉也於焉嘉客庶幾此地有此嘉客也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闕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

有遐心

闕

我行其野

民適異國依其昏姻而不見收恤故作此詩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三章皆賦也言行於野中求休息之地而樗乃惡木徒蔽芾而茂盛不足依也昏姻者婦之父與壻之父

交相稱者也然亦凡親戚之通稱也來就爾居本欲

相依而不見收恤見恩義之薄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

歸思復

蓫者惡菜謂之牛蘈又名羊蹄菜貧窶缺食欲采之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我新特誠不以富亦

祇以異

其亦惡菜大葉白華其根正白凶歲可以禦飢求爾

新特特者匹也舊姻則疎新姻則親人之常情誠不
以富亦祇以異言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然亦
祇以其新之異於故耳

斯干

是詩乃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一正義曰宣
王考室也考成也德行民富廟寢成而與羣臣燕樂之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
相好矣無相猶矣

九章皆賦也秩秩斯干言此室之成秩秩然有序而在於此水之涯也幽幽南山言此室面終南之山居之幽幽然而安静也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言室之安固如竹之叢生如松之茂盛當落成之時兄弟皆在故言兄弟者當和順而相好勿乖逆而相謀猶者謀也相圖謀而加侵害也張子曰猶似也葢人情望報施者薄則報亦薄兄弟如是則不能相好矣此於義亦通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營室以宗廟為先故言為夫祖妣之祭是以築室之多
至於百堵曰妣祖取韻叶也堵者垣之五版也版長
六七尺五版謂之堵五堵謂之雉西南其戶隨方向
而開戶也居處笑語室成而安之樂之也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約之閣閣以繩束其版而端直也一曰閣閣者上下
相承也椓之橐橐杵之聲也築室牢密故風雨不震

凌鳥鼠不侵害芋者尊大也居之安則尊且大也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如跂斯翼其大勢嚴正如人之立而翼然也如矢斯棘其廉隅整飭如箭之去急而直也如鳥斯革其棟宇峻起如鳥之驚飛而易其所止如翬斯飛其甍檐華彩如雉之軒翔而羽翼鮮明也躋者升也君子升斯堂以聽事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殖殖其庭言前庭殖殖然平正也有覺其楹言其大
柱對立所謂兩楹也噲噲其正向明之處快快然而
顯敞也噦噦其冥奥窔之間噦噦然而深邃也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
熊維羆維虺維蛇
莞者小蒲叢生水中而莖圓可以為席筦者以竹筤
為席也維熊維羆熊猛獸山居冬蟄當心有白脂羆
似熊而大長頭高脚猛憨多力有黃赤二色維虺維

蛇虺似蛇而小首大如擘指所謂蝮也蛇常紆曲而行大者丈餘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大人者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祥者先兆也熊羆陽物故為生男之兆虺蛇陰物故為生女之兆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寢之牀衣之裳貴重之也弄之璋璋者半圭貴者所

執也其泣喤喤男子聲大亦貴之相也朱芾斯皇芾蔽膝也天子純朱諸侯黄朱祝願其有是服也室家君王願其有室有家宜君宜王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寢之地則不如男子之寢牀也衣之裼以被藉小兒所謂褓也弄之瓦紡磚也紡而用磚女子之事也無非無過惡也無儀不為男子之儀也婦人無外事若

代男子行禮雖賢亦非賢矣唯酒食是議婦人唯主中饋而計量飲食也無父母詒罹詒遺也罹憂也越禮踰分以蹈於罪乃遺父母之憂也

無羊

美人君牧養之蕃盛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四章皆賦也羊之大者羣三百牛之犉者總九十者

問國君之富數畜以對牛羊之多如此富可知矣犉
者黃牛黑唇也角濈濈聚也耳濕濕澤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
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牛羊之衆或降于山之阿或飲于池之泉或寢而不
驚或動而齧草訛者動也牧人之來也何蓑笠以備
雨負乾糧以充飢而牛羊之多凡同色者必有三十
然亦見其多而已非必拘拘於三十之數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柴之大者曰薪小者曰蒸言牧人兼採樵也以雌以雄又言其取禽也矜矜相驕也兢兢爭向前也不騫不騰躍也不崩不散奔也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言不假箠楚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古者有占夢之官則必有占夢之書故雖牧人之賤夢必占之衆維魚矣言先夢人衆而後乃是魚也旐維旟矣言夢郊野所建之旐而後乃為州里所建之旟也以人魚言之人為陽類魚為陰類陰陽調和時雨乃降故夢人為魚其應為豐年之兆也以旐旟言之鄉所統人少旟所統人多以少為多則子孫蕃盛故夢旐為旟其應為室家之臻臻也

節南山

家父作是詩刺王用尹氏以致亂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興也節彼南山山節然而高大也維石巖巖石巖巖然多而且峻也見山與石因以起興而刺尹氏也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尹者大師尹氏也言赫赫然之師尹乃民所瞻仰而不能盡其道何哉憂心如惔不敢戲談言我心之憂如火之熱不敢出言惟恐得罪

也國既卒斬何用不監言國之將亡如草木終於斬
絕而尹氏不以既往之事為監戒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
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興也有實其猗言草木之實猗猗然而盛也不平謂
何言尹氏秉鈞持衡當平其政而心乃頗僻任用非
人其政不平謂之何哉天方薦瘥喪亂弘多薦與荐
同薦瘥者艱疾重疊而至乃天之所降是以喪亂大

多也民言無嘉憯莫懲嗟言民之興謗無嘉美之言在民上者乃莫能懲戒而嗟歎憯傷痛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此下皆賦也維周之氐氐與柢同謂本根也言尹氏專王政猶樹之根柢也其秉國之均平乃四方人心所維係天子賴之以毗使民知向善不至迷惑乃職之當然也今則不然其政頗僻不為天所弔閔矣是

宜悔罪改過不宜使我衆民至於空窮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言尹氏弗躬親庶政故不為民所信服也弗問弗仕勿罔君子仕與事同言所任之人不詢問不諳事豈可欺罔君子而自以為能乎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式用也夷若芟夷之夷已罷去也言彼小人者當芟除之罷去之不可信任使國之

危殆也瑣瑣姻亞則無膴仕兩壻相謂曰婭膴謂厚禄也言瑣瑣然鄙細之姻婭皆非其才不可使之居顯位而食厚禄也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届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傭均直也又曰齊也天未嘗不均齊也而王任非人不敢歸咎故言天不均齊也訩與凶同謂禍亂也昊天不惠降此大戾思順也戾

乖也天不順人之欲使小人得政乃乖戾之大者也

君子如届俾民心闋届至也闋息也言有位之君子能公忠之至則使下民可以息其愁怨矣君子如夷惡怒是違言能平其心以為政則民之憎怒其上者皆違去矣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言不為天所弔閔故禍亂未有定時且亂之逐月而

生使民不安故我心之憂如宿酲不解是誰秉國之憲而至此乎不自為政而委任羣小竟至於勞苦百姓當國者之責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言居國之中而慮禍及身思駕四牡出避於外馬之項領已就車駕然竟無所之我瞻四方無非亂政益京師天下之本其治其亂由內至外由近及遠是以天下至大而蹙蹙居內無可往之地雖車之已駕將

安所馳騁乎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言爾之肆惡方益茂盛我相爾之氣勢如矛之高矛者鉤兵建之車上長或丈六尺或二丈是刃器之立為最高也小人得志自處至高不思危仆其象如此既夷者自謂安平也既懌者樂而無憂也如相醻者如飲而醻酢以相歡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言邪人之勢盛正人之道衰乃昊天之不平也獎邪棄正者王之失不敢斥言故歸之天爾王之不寧亦其自取而曰我王不寧我者親之之辭亦忠臣愛君之心也彼人之心不自懲戒而反怨惡賢人之正已益憚於自責輕於責人小人之常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家父周大夫也詩專責尹氏而末章始曰以究王訩乃端本清源之意也式訛爾心則勸勉王及尹氏言

君臣若皆變易其心棄惡從善斯可以惠養萬邦之民矣已舊序言此詩刺幽王然考之春秋隱公三年三月平王崩四月尹氏卒公羊傳以稱尹氏為譏世卿則尹氏專政在平王之末年故家父作詩刺之桓公八年家父聘魯是家父仕於平王與尹氏同朝其刺尹氏而兼刺平王明甚以為刺幽王者誤矣

正月

大夫所作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賦也正月繁霜傳以為夏正四月乃正陽之月時不當有霜令乃有之而且繁寒暑失節是以憂傷也民之訛言謂訛偽之言惑亂民心為害甚大衆人不以為憂而我獨憂之中心京京然言憂之大也哀我小心畏懼之甚也癙憂以痒幽憂不已至於成疾也痒者疾也謂之幽憂者憂在於心而人不知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賦也當亂日而自傷言父母生我何以使我當是時而至於病乎瘉瘐通病之甚而將死也亂不在我之先不在我之後而我適當之因言人之好言自口出莠言亦自口出莠言者如害苗之草穢惡不擇能敗人之事也憂心愈愈憂之益甚也是以有侮我之好言衆所憎惡故見侮慢也

憂心惸惸念我無禄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禄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賦也言憂心惸惸然念我安所得禄乎民之無罪方且皆為俘虜而作他人之臣僕哀我諸人又何從而得禄乎國將亡矣未知得之者為誰如瞻烏於將集之時未知其上於何人之屋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賦也觀之林中木大者為薪小者為蒸甚易見也而民今方危殆天乃夢夢然莫知其意亂之定乎未定乎皆不可知也但天之未定則人勝天天之既定天亦勝人人之勝天也善或受禍惡或受福及天之勝也則善必獲福惡必罹禍矣靡人弗勝言不問何人皆不能勝天也皇皇然之上帝果誰憎乎但為善者受之佑之而又福之為惡者憎之虧之而又禍之其愛其憎皆非有私於其間也

謂山葢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名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謂山之卑則為岡為陵其高顯然不可誑人以為卑也而民間訛偽之言乃以無為有以非為是何其誑惑人之甚乎然為是言者莫能懲戒而自止者何也賢者為世道憂故名老成而問焉又名占夢之人而訊焉亦皆莫能知之也今之在官者皆謂之聖譬如烏之黑色其為雌為雄孰能知之乎曰予聖者非真

為聖也亦見其妄自尊大爾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賦也哀亂之世常憂禍及必深自護抑每事謹畏故天雖云高不敢不局局者身之俯惟恐觸乎天也地雖云厚不敢不蹐蹐者接迹輕步惟恐地之陷也我之號呼以此言喻諸人有倫禮而非妄如脊梁而正直然人之不聽我言者何哉蓋凡今之人如虺如蜴

為可哀也虺即蝮虵蜴者蝘蜓又曰蜥蜴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抓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興也阪田者崎嶇墝埆之地特者特生之苗也言不美之地而苗之特生菀然而盛以興生亂世而不得志也天之抓我如不我克抓動揺也居處不安乃天之動揺我惟恐不我勝也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彼者指當時權臣也言初之求我以為法則惟恐不能得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言久而棄我則禁持困苦我如仇讐然不復能用力而奬助矣葢權臣之進退人才始而援引欲其助已也終而擯棄惡其異已也求之甚難棄之甚易邪則易親正則難合往往如是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賦也言我心之憂如或遇結而不能解以令此之政悖謬乃亂亡之漸何其暴厲之甚哉譬火之燎原勢

燄方盛莫之能滅然未有不滅者觀之於前赫赫然
宗周之盛一褒姒足以威之矣威亦滅也傳之後說
以此詩為東遷後作葢有監戒意無憂懼之情乃道
已然之事也此說疑得之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
伯助予
叱也終其永懷言我長思其終也又窘陰雨如車之
遇雨而窘困也其車既載言裝車方行也乃棄爾輔

者縛杖於輻以防輔車者欲行而棄之則不可行矣

載輸爾載道阻車仆敗其所載也將伯助予言請人

相救則緩不及事也此章設譬言我思後患彼不虞

難至棄正士危而求救則無及矣

無棄爾輔貟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絶險曾

是不意

比也貟者益也車行而不棄其輔則有以益其輻矣

又顧爾之僕戒其防險如是則不敗所載可以度險

矣而曽不以是為意乎此又譬能用賢人且能戒飭

則國家治安矣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

國之為虐

此也沼之水少非魚之所樂其潛伏也欲其不見而

水少則不免於見炤者分明也已欲防患而無處可

避故憂慮之深至於慘慘念國政之暴虐乃至此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隣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

心慇慇

賦也言小人得志有旨酒嘉殽以親洽其隣而昬姻亦獨宴樂我獨憂心至於疾痛也慇慇然痛也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禄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賦也佌佌然之小人則既有屋矣蔌蔌然窶貧之子亦方且有禄矣而我之當有禄者反不得禄何哉不敢歸咎於上曰天夭是椓言天降夭禍而椓喪我也

當此之時富人猶可惸獨鰥寡甚可哀矣哿者可也

惸獨者惸惸然獨處夫無妻而妻無夫者也

十月之交

周大夫作之以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八章皆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也九月已盡初交十月遇朔而日食蓋日常在朔春秋每書日食必言朔

其不言朔者左氏以為官失之也官失之者謂史官鈌之也亦孔之醜言日食之災甚於月食故甚可惡也日月之食者朔而日月之合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微猶虧也謂食之也蓋是時日月之食皆見故甚可哀以殃敗之將至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日月告凶言皆食則為災也不用其行失其常度也

日月之行皆有常度然王者修德任賢則天災可弭

月常避日故當食不食令王不修德任用非人故日

月當食而必食是則雖有常度而實非常之變故曰

不用其常也四國無政言無善政及於四方之國也

不用其良言無善政者以其不用良士也月食維其

常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日食之不臧陰勝陽而

揜之不可言也春秋書日食而不書月食蓋亦此意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
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爗爗然電光之引雷非冬宜有也而今乃有之是則
非安寧之時也非令善之候也百川沸騰則大水為
災山冢崒崩則陵谷易處冢者高立也哀今之人何
當此慘痛而莫之懲戒乎今之人指當時任事者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
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曰皇父者爲卿士葢六卿之外更爲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曰番者爲司徒使之掌邦教也曰家伯者使之爲宰葢如周官小宰與宰夫職卑而權重者也曰仲允者爲膳夫掌王之飲食也曰棸子者爲内史掌爵禄廢置殺生予奪之法也曰蹶者爲趣馬掌馬政也曰楀者爲師氏掌司朝得失之事也此數人者皆王之倖臣而所謂豔妻者即褒姒其勢燄烜赫如火之煽方處於内與諸倖臣相爲表裏以斵喪王室嗚

呼文武成康之天下敗於一婦人乃至此夫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墻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是時任事之臣皇父乃罪之魁也故專責之言其妄動大役豈曰使民不以時乎何使我動作而又自專不就我謀徹除我之墻屋迫我以遷徙汙穢我之田疇使我棄故業乃曰非我戕害汝此禮之當然爾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遺一老

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皇父自以為聖騁其聰明營向以為都乃於三鄉之
中擇其富者與之偕往亶侯多藏言與同往者信維
富有之家也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慭者心不欲而
自強之辭言皇父挾諸臣以偕從不强留一老臣以
守衛天子也擇有車馬以居徂向言凡有車馬者使
從其家以往于向也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

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作詩者葢同僚之人故勉强從事不敢辭勞自言已無有罪辜但畏讒口之多搆成其罪民之災非天有私怒而降之也皆由羣邪相聚噂噂沓沓面則佞而為悅背則憎而為讒其專為此者乃人也非天也

噂聚也沓重複之意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羡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悠悠長久之意痗者病也言我里與於遷徙是以甚
病也四方有羨我獨居憂言四方皆安樂有餘而我
獨憂苦也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民者亦指邪黨也
衆莫不暇逸而我獨不敢休息彼皆偷安我以忠勤
故異心也天命不徹徹者通也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見其心在王室不肯詭隨我友亦指皇父之黨也
雨無正
饑饉之後羣臣離散不去者作詩以留去者舊序以

為正大夫刺幽王亦未有所考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七章皆賦也韓詩篇首多二句曰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今當從之蓋飢饉之年夏旱而秋澇故雨之不止多傷稼穡也按篇首增雨無其極幾傷稼穡於韻既叶而一章之中前六句一韻後六句亦一韻於文體亦宜傳以為下章十句增之則長短不同此過疑已首章十二句次章十句三章以下皆八句長短不同又為一體何不可乎下言浩浩然之昊天若無聞知不

能大其德惠以救生民乃降此飢饉以斬伐四國之命又言昊天疾威而暴虐下民不思慮不圖謀使民死亡舍者置也淪胥者相與俱陷也鋪者徧也舍彼有罪以下四句蓋曰飢饉之災止及有罪之人其伏罪而死可矣若此無罪之人亦陷於死亡而災徧及何其甚哉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

時周未滅也而以為既滅言其心然也其危如是將何所止而何所定乎正大夫朝之長官也而舍王以去孰知吾心之勞苦乎三事為三公之屬大夫為六卿之副與夫邦君諸侯皆不可去者而乃莫肯夙夜盡心朝夕從事庶幾曰改而用善何反去而為惡乎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呼天而曰天將如之何我言乃法度之言爾乃不信

則如人之行邁將何所至哉凡百君子指衆人之去
者各敬爾身言皆為王官不守其職是不敬其身也
理者天之所出循理守職所以畏天若棄厥職則是
不循理而不畏天矣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
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戎成不退言兵亂既成不可遏退也飢成不遂言凶
飢已成事不遂意也葢凶飢之甚則民無恒心其勢

必至爲亂二者常相因也我暬御之臣將何如哉在
王左右欲去不可唯憯憯傷痛日以憔悴爾凡百有
位之君子各行已志莫肯訊問於人商度可否但聞
人言以口答之心則不然或譖之於王即思去矣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
俾躬處休
賢人之言不肯妄出必思而後言而王竟不聽故曰
哀哉不能言者其言不輕出而身反憔悴何也佞人

之言不循義理惟巧辯取悅而王乃悅焉故曰可矣
能言者其言之如流而身乃處休美之地何也葢刺
王不聽正言而惑於讒佞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
怨及朋友
人皆曰往仕而不知仕之棘且殆棘者艱難也殆者
危險也王於臣之邪正不能分辯故臣之不忠者君
子欲進言以為不可使則王方寵小人反罪君子欲

進言以為可使是乃以不肖為賢以賢為不肖朋友必誚責之矣此仕之所以為難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留者語從者曰爾之辭於王都固不可也而爾乃曰未有室家不得已而去然我靜思去之不可爾乃若不聽故至於泣血泣血者淚下而但不哭其淚如血之流也無言不疾蓋言之深切乃痛言之也且爾謂

王都無室家則爾於昔之言去誰為爾作室居於彼

乎此蓋去者從諫而復留故喻之使安處王都也

詩演義卷十一

詩演義卷十二

明　梁寅　撰

小旻之什

小旻

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故大夫作是詩以刺之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六章皆賦也旻天者言天之幽遠疾威者其威疾速而可畏也敷于下土天威布于下土也謀猶回遹回則邪而不正遹則辟而不中何日斯沮言邪辟之謀害政敗事何日而止乎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我視今之謀猷亦甚病矣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潝潝相和也訿訿相詆也小人爲謀利之所在則潝

渝而相和見利必爭則訿訿而相詆不爲國計惟徇
己私是亦可哀也謀之善者皆違背謀之不善皆依
隨我視今之謀猷何能至成功乎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
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凡謀事必先斷於心既斷之而衆或疑焉乃詢之於
卜然卜不可以再三也再三則龜厭之而不告矣且
謀事當詢之老成不必人衆也故謀夫之多事反不

集蓋　盈庭徒亂人意无一人敢任其咎者是猶有
所行邁不能勇往唯坐以謀之何由得其道乎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
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哀哉王之為謀者不得其道也匪先民是程則不以
聖賢為法匪大猶是經則不以大道為常維邇言是
聽則所悅者淺近維邇言是爭則與同列相爭者亦
淺近若是則譬之作舍道傍三年不成矣潰者遂也

聽行道之言則不能遂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止者定也膴者大也多也言國論雖無定也而有聖者有否者聖者心之通明也否者昏塞也民雖不多也而有哲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哲者有謀見也謀者善計慮也肅者能敬慎也艾者有治才也肅艾哲謀聖乃洪範五德之用能用是人則治功可成否

則如泉流之深惟相牽引以至陷没而敗亡矣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暴虎以手搏虎也馮河无能而涉河也人知其一莫知其他言徒搏徒涉人知其不可矣喪國亡家之由則未必知之也故謀事者必戰戰而恐懼兢兢而戒謹如臨深淵惟恐墜如履薄冰惟恐陷夫子之行三軍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嗚呼豈獨行三軍而已

哉　舊序於此諸篇皆云刺幽王傳於雨無正之篇

以爲或東遷後作如旻言王惑於邪謀而不斷爾幽

王無道其顛倒悖亂奚但不斷哉東遷後諸王多無

謀不斷諸詩或作於其時未可例以爲刺幽王也

小宛

大夫遭時之亂凡弟相戒以免禍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

懷二人

興也宛然而小者班鳩也而其翰之飛則戾乎天矣因鳩之飛以起興言心之憂傷而思昔先人當將旦之時所懷者尤在於父母也念先人者恐虧行以辱其先懷二人者或父母歿而唯恐無以顯其親也

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人之喪德多因耽酒故言肅敬通明者其飲酒必温克温者和也克者勝也以德將之則温恭和粹不至

闕　理而不勝欲也彼昏然不知者唯專壹於

醉闕　富猶甚也又言但當各敬爾之威儀

天命闕　不可再至矣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

穀似之

興也原中有豆則庶民采之矣螟蛉之蟲有子則蜾

蠃負之以化為已之子矣託興於二物而言教子當

以善也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蜾蠃者細腰蜂也取

桑蟲負之於木孔中七日而化為其子縠者善也似
者如也蜂之於子必煦嫗養之在穴有聲類於教誨
故凡人之生子當教以善道是亦可以似已之善矣
按詩詁云細腰蜂者每破其房或見其卵與它蟲同
處或見其子已去而它蟲存空殼或見它蟲成闕子
蓋翳螉生子如小粟米寄著它蟲之身而它蟲不壞
至變成闕其子出而食之蛹盡而子去闕觧闕新寄
云蜾蠃自有細卵寄螟蛉之身其螟蛉不生不死久
則盡闕蜂子長大乃竅而出其取小蜘蛛置穴中亦
然又如蒼蠅亦寄卵於蠶之
身久之其卵為蠅闕■而出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

忝爾所生
脊令飛則鳴行則搖有兄弟相恤之義故兄弟者闕
交相勉譬之行道我則日斯邁爾則月斯征各宜闕
力毋至怠惰其為善其治生无不若是以早而興以
夜而寐各求无忝辱於先人而已
交交桑扈率埸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
何能穀
興也桑扈一名竊脂俗呼曰青觜桑扈之鳴促民養

蓋其鳥肉食而循場以啄粟者飢故也託之起興言患難之時無人救援也哀我填寡填與瘨同謂患難寡謂少得力宜岸宜獄岸本作犴鄉亭之獄也其闕宜者有時而宜闕此禍當豫防之故握粟而詢之闕人自何能穀言災之不期而至無道可免也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賦也温温恭人温温然恭敬之人也惴惴小心惴惴

然戒謹恐懼也曰如集于木又曰如臨于谷又曰如
履薄冰取譬非一皆温恭惴慄之貌也

小弁

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也　舊序以為太子之傅
作之又或當時賢者作之託為太子之自言亦未可
知也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
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此至八章皆興也弁彼鸒斯弁者飛拊翼之貌鸒烏名一名卑居斯語辭如下文曰柳斯曰鹿斯它篇曰螽斯曰蕭斯皆語辭也歸飛提提言鸒之飛而歸者提提然羣飛而安閒也盖鸒即稚烏小而多羣因之起興言鸒之羣飛自得如民皆善而得所我何獨罹於憂患哉何辜於天我罪伊何怨慕之辭也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又無可奈何而安之也

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

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言王之迷亂國將傾危故踧踧然周道之平易且將盡爲茂草矣惄焉之如擣與惄如調飢之意同言如不食而飢也擣者撞也心不安之甚也假寐不脫衣冠而寐也惟憂用老盖太子既廢故憂年老而罔知後之如何也疢如疾首憂之甚而頭痛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桑與梓皆父母所植為子者必恭敬之故子之所瞻者父也所依倚者母也而父母不我愛者何哉子者父母之枝葉也生之膝下一體而分豈不屬于父母之毛豈不離于父母之裏乎毛者膚體之闕氣離者附也又分也裏者腹内也我辰安在言我之禀命何以如是乎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菀彼柳斯柳之茂也而鳴蜩在其上則嘒嘒然其和
有漼者淵水之深也而萑葦生其傍則渒渒然其密
彼物各得所而我獨無定止譬舟之自流莫知所至
故憂之日甚昔猶假寐今則假寐亦不能矣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
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觀鹿之奔伎伎然舒緩戀其羣也雉鳴於日出之時
求其雌也彼物者各得其樂而我何獨不然乎譬彼

壞爛之木其疾病者以無枝也我心之憂孰知之乎

相彼投兎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被逐之兎以窮投人人尚有憐之而先脫之者矣死人在道無與闕人尚有哀之而為之埋藏者矣如是者蓋惻隱之心有所不忍也今王以偏愛廢長立少其秉心何如是之忍乎憂之之深惟隕涕而已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

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賦而興也王之信讒如酒之醻爵得即飲之王不惠
愛於我惟加譴怒不復舒徐以究察之因以伐木析
薪起興言伐木者見其難仆則以他木倚其顛然後
仆之易析薪者見其錯節則徐尋其木理然後觧之
易杝者觀其木理不妄施斧也王今不能然乃舍彼
之有罪而以罪加之我乎佗者加也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

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賦而比也莫高於山而人尚有登之者莫深於水而人尚有涉之者君子出言不可輕易雖在深宫之中亦有耳屬於垣而聞之者矣是時太子廢矣而猶懼後禍故尚顧王之謹言葢猶有望王之意而庶全父子之恩也無逝我梁以下乃谷風之辭葢曰毋居我之處毋用我之器而又曰我身且莫能知况能恤我去後之事乎谷風作於西周之世故此詩引之棄婦

之望於夫屏予之望於父其情一也

巧言

大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作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賦也被讒者呼天而訴之曰昊天悠悠而廣大乃民為之父母且者語辭也蓋欲訴之於王而不敢斥言故訴之天曰予之無罪無辜而亂乃如此其大乎憮

者大也昊天已威言天甚可畏也予誠無罪天庶其
鑒之乎昊天泰憮言天甚廣大也予誠無辜天庶其
容之乎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
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僭始者不信之端也不信者誣罔也涵容也言亂之
初生由讒人以不信之言進之王而王涵容之不責
其妄及亂之又生則由讒人恣為謗毀而王遂深信

之矣君子指王也王於讒言若聞之即怒亂可即止

矣遄沮謂急也若王於賢人必加之福祿則小人亦

知尊敬而亂亦即可以已矣史云明主愛一嚬一笑

故怒一讒人則衆賢皆安矣奬一賢人則羣邪皆遠

矣能如是亂何由而生乎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

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卭

盟者刑牲歃血要質鬼神蓋忠信薄而人心疑是以

為此也此曰君子以位言之其屢盟則無信無信則興戎故亂益長讒人謂之盜以其能竊權亂國與盜同也讒者以甘言啖人如食之美故亂是用餤餤者進也又言其惟能讒毀非能共職者王若聽之必至為國之病卭者病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奕奕然寢廟之大君子之所作也秩秩然王道之大

先聖之所定也大猷如禮樂法度皆是莫者定也出
寢廟大猷起興言它人之心或正或邪或得或失予
能忖度之忖度猶揣量也又言毚狡之兔雖善走遇
犬能得之以比讒人之情吾能洞曉勿謂人不知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来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
自口矣巧言如簧顔之厚矣
荏染柔木言柔弱之木而至於茂盛乃君子之所樹
以興行道之言我能明之於心而數其得失也蛇蛇

碩言者安舒之言其言甚大巧言之善者也而出之於口吾能知其善矣巧言如簧者讒人之言巧好如簧音之邪者也而彼之厚顏不自愧恥吾亦知之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賦也彼何人斯指讒人也雖知其人而若不知者讒人可畏故闕言之河之麋者水草之交也其居此地見其為鄙賤之人而徼幸得志者也無拳無勇職為

亂階言既無拳力又非勇敢乃專為禍亂之階梯也
既微且尰爾勇伊何微者肝瘍尰者腫足若此之人
亦何勇之有哉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言為讒邪之
謀雖將多而爾之居處卑賤雖有徒衆亦幾何人哉
其居賤地也無拳勇也瘍且尰也非有徒衆也而能
肆其讒邪傷害君子此必無忌憚之小人故疾之而
又畏之也

何人斯

舊序曰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絶之　傳曰詩中但有暴字不言蘇姓序言未知何據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八章皆賦也彼何人斯蓋雖知其人而若不知者言彼果何人乎其為心甚艱險何以過我門外之橋梁而不入我之門乎其過我門者從何人哉蓋從暴公

以行也詩以刺暴公而但言從行者亦微辭也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
云不我可
不斥暴公而歸咎其從者言從之者二人不知其
我者誰也弔生曰唁不入唁我者不弔其失職也又
言始者與我相善不如今之況憎乃不以我為可何
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

畏于天

陳者堂下至門之徑也蓋過門而迫近於堂矣但聞其聲不見其身有闕　之心無敬畏之意故大言過之也讒毀善人人之所憎也而不愧于人天之所惡也而不畏于天可謂無忌憚者矣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祗攪我心

飄風暴風也言其往來倏忽使人不覺也自北自南

其往來或從他處猶可也乃過我門而不入何能不
怨而恕之耶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
何其盱
謂爾安然而徐行乎則常如急遽而不暇休息也爾
果急迫而不暇乎則又能休息而脂其車軸也誠能
一過於我則我心亦少慰矣云何不至而使我瞻望
乎盱者張目望之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爾還而過我則我心和易若還而不入則爾心固莫知矣何不一來而安我心乎祇者安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樂器以土為之而捧以吹之者壎也以竹為之而闕吹者篪也壎大如鵝子又如秤錘上平闕底而六孔

篪長一尺四寸圍三寸七孔又一孔上出凡八孔伯仲兄弟也同僚亦如兄弟故當和順如壎篪之相應和及爾如貫者又如繩之貫物必相連屬我之心如是而爾乃不相顧是誠不知我也茍謂我心不然則請出犬豕雞三物而歃血以盟詛也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蜮謂之短狐江淮水中有之能含沙射水中人影其

人輙病而不見其形也言爾為鬼為蜮則不得而見

矣然爾乃人也豈終不可見哉靦者見人惶愧之意

爾之見人未免惶愧相見之日無窮極何可如是哉

故作此好歌以究極爾反側之情反言其相背側言

其不正也

巷伯

時有遭讒而被宫刑為巷伯者作此詩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比也萋兮斐兮如織成小文也貝錦織錦而成貝文也貝者海中介蟲背有文采如錦言人本無罪而讒者巧言飾成其罪如織錦而成文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讒人之言無所畏忌哆然侈然而張其口如南箕之狀箕四星二為舌而廣二為踵而狹有箕之象故張口者如之誰適與謀適者主也言不知誰為謀主也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賦也言之緝緝則相續而不已翩翩則不謹闕
於是戒之曰當慎爾之言毋數譖毀人譖毀過甚闕
有闕而不信爾言矣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言之捷捷者辯巧也幡幡者反覆也然王之未察則
固聽受之矣或其既察則又將加罪於爾矣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驕人者邪人也勞人者正人也邪人而曰好好常歡

樂也正人而曰草草常憂苦也於是呼天而訴之曰
天監此邪人之歡樂何不憫此正人之勞苦乎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
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讒人者投之豺虎不食也投之北方寒凉之地不受
也唯當投之昊天覬天誅之爾此深疾之之辭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
而聽之

輿也楊園者楊樹在園之樊籬也園之外有道道卑而園高云猗於畝丘者猗之言加也丘即園也以丘之高而加於道之甲也因之以起興自言其作此詩者凡諸君子皆當敬聽人雖賤而言有益不可忽也楊氏曰寺人微者而親近於王亦遭讒譖則疎遠可知也蓋孟子本寺人而遭讒非讒而後盡刑楊氏之言或然

谷風

朋友相怨之詩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三章皆興也東風習習然而和調則雨亦隨之矣我與爾當患難之時且恐且懼同心同力今且安且樂矣乃易心改常而相棄何其不念疇昔乎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頹風風之焚輪者蓋暴風從上而下也寘予于懷親之愛之以寘懷抱間也棄予如遺忘之不復存省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風驟而廣被山峻而難越草死而不發木萎而未萌乃時方艱難之象也當此之時我固有德於爾矣今乃忘我之大德思我之小怨何哉
蓼莪

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比也蓼蓼者言莪之長大也莪生田澤漸濡之處葉
似邪蒿而細莖可生食頗似蔞蒿蒿者蓬蒿也以莪
為比言子幼時父母愛之如莪之美也以蒿為比言
子既長父母不得其養如蒿之賤也然此乃子之自
責非真不賢也又言父母鞠子之勞而不得其養以
死故哀痛之甚曾子曰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

親不逮爲子者以是而思之能無悲乎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蔚者牡菣也三月生七月華八月爲角似小豆角銳

而長其莖雖可食不如莪之尤美勞瘁猶劬勞也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

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罍酒尊也其文象雲雷缾資罍中之酒故缾之旣盡

罍無酒注之乃罍之恥也父母賴子之養故子不能

養使父母乏甘旨乃子之恥也鮮民猶鰥民也鰥民無家父母缺養自言生不如死傷痛之甚也既失其養矣故出則皇皇心銜憂恤入則不見二親如無所歸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父母之於子既生之則鞠之謂乳哺也又拊循之謂愛惜也又畜養之謂飼之以食也又長之育之

謂常加保護也又顧之復之謂行坐與俱也出入又腹之謂抱之於懷也父母之恩勤如是譬天之生物大德無窮將何以報之乎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則烈烈而高大也飄風則發發而迅疾也民莫不善而我何獨蒙患害乎觀此言則其不得終養亦以役使不均而久勞於外與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律律猶崒嵂弗弗猶嘘拂不卒傷不得終養也

大東

舊序曰東國困於役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也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饛者盛食之滿也簋者黍闕器外闕熟食也有捄棘匕捄曲闕者取闕之具盖以柞木為匕柄曲闕之起也周道

者適周之路也路如砥之闕

以履行賤如小人所以瞻視闕

也闕　出涕困於繇役而闕也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

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小東大東東方小大六國也杼柚其空言民供布闕

柚之受經今已皆空無以應上之求也

意以葛屨履霜見資之乏而行之苦也

闕

闕輕薄不耐勞苦也公子貴人而行周行無騎乘

闕來於道使我心疚闕之也

有洌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闕也有洌氿泉泉側出而闕烈者也無浸穫薪不可以泉而浸薪也薪無闕之理過勞之則病矣闕苦寢之既寤而嘆者哀我之勞也又曰薪闕

民既勞則宜使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賦也東人之子皆貧故專放闕　之西人之子皆富故衣服粲粲無不闕　操舟者賤人也而以熊羆之皮為裘其私人之子皁隸也而試職百僚以得祿以東人之困苦視西人之得意能無怨憤乎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闕

東人遺之以酒西人輕視之不如水漿也鞙鞙佩玉也東人遺之以佩玉西人亦輕之不

闕

維天之有河漢能監照而光耀跂望織女

闕

星終日更七次庶能成文章以報我言困窮之甚

闕

所輕賤惟應天能憫我也襄者駕也從旦至暮更

闕

辰而織女每辰一移因謂之七襄也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賦也織女星取織爲義織則有文故又言文章闕則有辭故又言報章然織女雖七襄終不能成報章也又言睆然而明者牽牛星也牛本可駕車而牽牛徒有其名不能服車箱也啓明長庚皆金星啓明在東先日而出長庚在西後日而出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但金大水小故獨言金星爾天畢星如掩兎

之畢而有曲柄捄者曲貌載施之行言徒在衆星之行列也織女牽牛既無益於我啓明長庚天畢又皆不能照我人不見憫惟賴於天言至於是天亦無如我何矣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箕四星前二星濶後二星狹如箕之狀斗七星四星為[闕]三星為柄南之有箕不可以簸揚糠粃北之有

斗不可以挹酌酒漿猶但見其不相助而已然又謂
箕之翕其舌則反若有所吞噬斗柄之西揭則反若
挹取於東是非惟不能助我又若助西人之肆害矣
此篇叙闕　言王政之失而言天之不見憫是
蓋怨而闕　如是人衆勝天惟當安受以待之
之定而闕

四月

遭亂自傷之詩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興也四月闕　夏正言之今之四月六月闕

窮困歸咎闕　亦常人之情爾

秋日凄凄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

秋氣慘凄百草皆病以興遭亂困悴而無所闕

家語作奚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冬之日則寒氣慄烈風之飄則寒聲奮發當是之時

得意者莫不善言其樂也而我之失意者何獨病乎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卉者草木之總名也惟栗惟梅各遂其生而我之廢
棄乃為人所殘賊孰為尤乎尤者罪自外至也雖知
其人亦言莫知乃懼禍之意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觀泉水有時而清有時而濁其濁者可以復清也而
我之禍患構結日復一日何時而能善乎穀之為善

安樂之意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言江漢之水滔滔不息為南國之紀紀者網上之繩綱大而紀小總之為綱周之為紀周者周其四圍也南國以江漢二水為界謂江漢在外而經界包絡之也我為王臣盡其勞瘁亦猶江漢之包絡南土而王不我知視有如無廢棄不恤若之何哉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鶉者鵰也鳶似鴟而小亦鷙鳥鱣鮪皆大魚也言鶉之與鳶則飛而至於天矣我非鶉鳶何能至天乎鱣之與鮪則深入於淵矣我非鱣鮪何能入淵乎皆言無[illegible]之意

[illegible]有[illegible]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興也蕨薇相似蕨美可食薇有苦味苦杞謂之枸檵桋謂之赤棘託興於蕨薇杞桋言物各得所而我獨不然故作歌以告於朋友見悲哀之意也

詩演義卷十二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孫瑛